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章台柳

第三回 佛殿中欣傳玉合 幽閨裡巧露機關

話說法靈寺，有許多尼僧住持。每日裡有那士人隨喜的，也有女眷們還願的，來來往往，甚是熱鬧。到人散之後，未免也有些偷情的勾當，從來女庵中斷無清淨的。有詞為證：身如楊柳面如花，削髮披緇學出家。道是佛胎容易結，年年生個小呱呱。

右調《誦子今》

其中有兩個小尼，一個名喚法雲，一個名喚慧月，清晨起來，開門灑掃。法雲說：「師弟我這法靈寺，是先朝長孫娘娘蓋造的，香火最盛，如今春明景和，多有燒香仕女，隨喜官員，都要來此。師父下山去了，且與你打掃殿堂，開門等候則個。」

且說輕娥領了柳姬之命，迤邐行來，說：「此間已是法靈寺。只聽得鳴鐘擊鼓，想禪師們都在殿上了。不免徑入。列位師父萬福。」法雲道：「呀，柳娘子家輕娥姐，為何到此？」輕娥道：「我姐姐向日許下佛前繡幡一掛，今日特還前願，命我來此，拜上老師父，酌水焚香，通個意旨。」法雲道：「家師不在荒山，我們就此行事。」隨將法器動了一回，說：「輕娥姐拈香，待我宣疏跪讀：竊以金仙出世，啟震旦於東方。寶律披文，衍恒河於西界。仰憑法力，締結良緣。南瞻部洲，大唐國長安，李門柳氏，向許本寺世尊座下，繡幡一掛，今遣侍女輕娥，持齋信香，拜還前件。伏願韋駝尊者主盟，忍辱仙人普化，過去未來兼現在，明證三生，多福多壽亦多男，消除百難。又願輕娥，就為廝養婦，也借鸞鳳之歡。若近主人翁，常踏鸞鷲之步。」輕娥道：「佛前休得取笑。」慧月道：「好好，幡掛起了，再與你祝贊祝贊。四天神女獻花來，八部龍王大會齋。小姐今春還捉對，輕娥明歲定懷胎。」輕娥道：「經上那裡說懷胎。」慧月道：「我念的胎骨經。」禮佛已畢。「師兄，你去收拾，我陪輕娥姐閣上廊下修行。」法雲道：「使得。」慧月說：「輕娥姐，隨我來。你看，這是潮音閣。那是諸位禪院，轉去就是迴廊。」輕娥道：「果是幽清。」慧月道：「山門下又有人來也。」

卻說韓生，偶然閒步，經過禪林，說：「你看，朱門半開，已到法靈寺了。那前面有一女娘，見了我，怎生若驚欲避。卻是半面低回，又似惱還喜的光景，卻是為何？呀，我那裡曾遇他？」想了一想：「似紅樓下那女子一般。且住，天下有這等廝像的麼？」那邊輕娥亦低頭暗想，說道：「郎君像曾見來。」韓生迎著道：「小娘子拜揖。」輕娥道：「相公萬福。」慧月道：「韓相公，荒山募緣疏頭，要請大筆。古人云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就是你家孔聖人，也重我們。」韓生道：「怎見得？」慧月道：「你不見孔聖人叫做仲尼。」韓生道：「使不得，呵佛罵祖。」慧月道：「師兄取茶，再不見來，我催一催去，你們坐坐。」韓生道：「小娘子，記得小生那裡相過來？」輕娥道：「今偶相逢，原無半面。」韓生道：「數日前尋春郊外，章台之下，紅樓之上，曾遇小娘子來。」輕娥道：「你說曾到章台，可知此間從何處去？」韓生道：「在柳市南頭。小生那日借一杯茶，兀自不肯，就把門兒鎖上了，也太絕情。且問小娘子，何事到此？」輕娥道：「為掛幡而來。」韓生道：「原來為此。敢問宅上小姐無恙麼？」輕娥道：「承問何為？」韓生道：「小生居止，原與章台相近，雖非西第之賓，實慕東家之子。」輕娥道：「相公差了念頭，只似想做春夢也。我姐姐冰清玉潔，莫認東家之女。」韓生道：「小生馬上遙望，尚未分明，像也不見何如。」輕娥道：「我家姐姐貌如西子，色比玉嬌，正當二八之年，堪稱窈窕之女。」韓生道：「果然這般，敢是未成人哩。攀話良久，到不曾動問小娘子誰家宅眷？」輕娥道：「妾是萬歲街李王孫家女郎。」韓生道：「呀，原來是我好友家。失敬了。」輕娥道：「適聞長老叫韓相公，敢是與我郎君相契的韓君平麼？」韓生道：「就是小生。」輕娥道：「郎君常道相公才貌來。」韓生道：「多承獎飾。那紅樓上小姐是誰？」輕娥道：「便是李王孫柳姬。因他性好幽閒，別居在此。」韓生道：「是人傳的章台柳麼？」輕娥道：「正是。」韓生道：「如此小生枉勞神了。你小姐年已在時了，李郎怎生只放閒他？」輕娥道：「相公又來勞神。他好事也只在這早晚了。」法雲走來道：「你們在此話長哩。」韓生道：「長老，小生有一個小玉合，原是族中韓休相國家的，欲托令師換數百文錢，以為杖頭之費。」法雲接看道：「好玉合。輕娥姐，你看，氣吐白虹，文雕彩鳳。雖然徑寸，便是連城。」輕娥道：「我姐姐妝奩中，玉導金釵都已有了，正少個玉合兒。」韓生道：「便奉小姐，聊充膏沐。」輕娥道：「自當奉價。」韓生道：「小娘子告別了。長老拜上令師，改日再訪。」法雲道：「多慢多慢。」輕娥亦道謝而歸。正是：

細蕊濃花滿目班，忽聞春盡強登山。

因游竹院逢僧話，偷得浮生半日閒。

話說柳姬，打發輕娥掛幡去後，獨坐無聊，說：「輕娥料想也就回來，我且在繡簾下等候片時。」只聽得外面有人說話，一個問：「往韓君平家從那邊去？」那個答道：「柳營西去便是。」少遲，又有一個問信的說：「俺是高常侍，去訪韓相公。王摩詰員外、孟浩然山人去了麼？」有人應道：「有兩位過柳營去了。」柳姬俱聽在耳中。「呀，又是訪韓君平的。那韓生在長安作客，末路依人。幸他門前猶多長者之車。有此才學，愁不名登天榜。得與他婚配，真好福分。我想起李郎，珠圍翠擁，何惜我一人。雖有此意但怎好說出口來。你看那飛絮橫空，香塵撲地，好春色都辜負也。吾聞『士羞自獻，女愧無媒』。罷罷，我終是籠中之鳥，那能自由。不免少睡片時。」

且說輕娥轉回，說：「姐姐晚妝未畢，怎生就睡去。」候了一時，柳姬醒來道：「輕娥，你回來了。」輕娥道：「是，幡已掛完，倒得一個好信來。」柳姬道：「有甚好信？」輕娥道：「你道那日紅樓下那郎君是誰，就是東鄰韓君平。」柳姬道：「早知是他，借杯茶與他吃也罷了。」輕娥道：「如今也尚未遲。」柳姬道：「他認的你麼？」輕娥道：「那一雙俊眼兒就認得。再三問姐姐起居。」柳姬道：「這丫頭，問我做甚。」輕娥道：「姐姐，還有一件東西兒。謝了我，方與你看。」柳姬道：「我也不要看他。」輕娥道：「啊呀，姐姐好喬作衙。」隨將玉合拿出，遞與柳姬。柳姬接過來一看，說：「好個玉合兒。」輕娥道：「與溫家玉鏡一般。」柳姬道：「玉鏡是結婚的故事，說他怎的。」輕娥道：「姐姐，我家李郎，雖是豪俠，你在此也不過選仗徵歌，那裡是出頭的勾當。倘隨著韓君平，早討個夫榮妻貴。縱然不能，郎才女貌，卻也相當。」柳姬道：「李郎負氣愛才，最重韓生，無所吝惜。只是我原非□女，他也難同棄妻，如何使得。」輕娥道：「姐姐事不可料。」柳姬道：「哎，這話也休提了。李郎說今日來看我，還不見到，你且去門前伺候。」輕娥道：「曉得。」

果然李生走來，問道：「你姐姐在那裡？」輕娥報導：「郎君來了。」李生見了柳姬，說：「你好生妝裹，數日後要會客哩。」柳姬道：「天氣困人，這早晚好生體倦。有的是他們一班弦管，好省我了。」李生道：「我這番宴客，不是他們好承應的。」柳姬道：「是誰？」李生道：「是韓君平秀才。」柳姬道：「韓君平一窮士耳。」李生道：「你那曉得，他雖窮士，是當今一個大才子哩。近有寒食詩，都譜入御前供奉了。」柳姬道：「可是那『春城無處不飛花』的詩麼？」李生道：「便是。」柳姬道：「清新俊逸，庾、鮑不過如此。」李生道：「你在此數載，一向深藏，似這般人，也該一見。」柳姬道：「豪客貴人，郎君不教妾一見，而見一窮士，真高義也。那韓秀才家徒四壁，並無個當壚麗人，我郎君所不足者，非財也。況且後房玉立，有女如雲，又能黃金結客，最心許者，惟韓生一人。看那韓生，所與游多名士，必非久貧賤之人。」李生背身說道：「這妮子倒是個女英雄。自古道『凌霄之姿，安能作人耳目之玩乎。』我有道理。」轉身說道：「柳姬，韓君平僕馬之費，我盡輸與他。只是一件，憑他這般才貌，必須得個麗人。只今誰有似你的。」柳姬道：「呀，郎君不用多疑，終須石見水清，休猜有女懷春。」李生道：「你且安心，還是去麼？」柳姬道：「郎君有命，妾須強行。」李生道：「如此我去，其日，你只到春明園來。不要送了。」正是：

桂山留上客，蘭室命嬌娃。

輕娥道：「姐姐你聽得郎君說麼？」柳姬道：「輕娥，你好輕信。」輕娥道：「大丈夫一言為定，那有不真的理。只是韓生忒貧些。」柳姬道：「這何足病，你且看他人地，豈有韓夫子而長貧賤者乎。我只慮他薄倖。」輕娥道：「敢或有大娘子，也不可

知。料他不作薄倖。」柳姬道：「輕娥，適才那玉合做甚？我不曾問你。」輕娥道：「這也是韓君平的，他客囊虧乏，將來托悟空師父轉賣，是我袖來與姐姐。」韓君平說道：「就奉姐姐，聊充膏沐。」柳姬道：「那有這話，你且送錢十千，為取酒之資。」輕娥道：「我有計了。只做送錢與他，因便探他事體何如？」柳姬道：「你總來閒在此，這也使得。」不知李生肯把柳姬贈韓君平否？且聽後回分解。